



从黄埔 到草山

蒋介石沉浮岁月

中册

尹家民 / 著
华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周恩来果断下令	(1)
张国焘陷入孤立	(1)
张发奎也盯着南昌	(4)
7月30日,夜,无人入睡	(7)
叛徒——危险的信号	(14)
朱德的“鸿门宴”	(16)
响彻历史的一枪	(19)
革命委员会通缉蒋介石、汪精卫	(22)
第二章 悲歌英雄	(28)
庐山之侧的起义领袖们	(28)
走哪条路似不重要	(32)
撤离中的男兵女兵	(38)
贺龙的方阵里眼镜多、白头发多	(42)
亏得周恩来等撤得及时	(47)
流沙——一个地名的寓意	(51)
领袖们暂避香港	(58)
周恩来危难时刻	(61)
困境中的朱德、陈毅和林彪	(65)
英雄们重聚上海滩	(72)
第三章 中原大战中的蒋介石派系	(78)
黄埔系又将蒋扶上台	(78)
资格大于战功	(86)

刘峙找蒋诉苦	(89)
军中有杀有赌	(91)
蒋介石的银弹和肉弹	(94)
陈诚的军风与婚姻	(96)
夫人路线果然灵验	(101)
顾祝同带兵怪招	(105)
钱大钧的姊妹花	(108)
第四章 低潮中的中共中央	(112)
周恩来、邓颖超途中遇险	(112)
宋美龄为蒋介石祈祷上帝	(117)
顾顺章叛变,陈赓除奸	(120)
向忠发被捕,周恩来离开上海	(127)
暗杀大王庐山刺蒋	(132)
周恩来被“伍豪事件”恶意中伤	(135)
第五章 从此兵戎相见	(141)
苏区,毛泽东遭受打击	(141)
庐山成为国民党中央发令台	(145)
周恩来与朱德第四次反“围剿”	(147)
陈诚发明喊“领袖”时立正	(152)
“太上皇”李德“两个拳头打人”	(155)
蒋介石利用特务杀人	(158)
“三人团”率部转移	(161)
蒋介石上了峨嵋山	(164)
共产党总算有了一块“绿洲”	(172)
第六章 中国外交官誓死不跪	(176)
济南惨案:中日战争的序幕	(176)
外交官凌迟而死	(181)

蒋介石、冯玉祥露宿郊野仰面寒星	(186)
一切乞和均告失败	(192)
民族情感像个火药桶	(197)
第七章 最危险的时候	(202)
张学良浮出历史	(202)
老将少帅都为东北命运担忧	(209)
挑衅接连不断	(217)
“九一八”消息传到北平	(220)
蒋介石认为“剿共”比什么都重要	(228)
寄希望于国联调查团	(232)
蒋介石庐山遥控, 釜城下之辱	(241)
第八章 中华苏维埃对日宣战	(247)
毛“主席”的称呼由此叫开	(247)
苏区第一任“外长”接待的第一位“外宾”	(250)
1936年的中国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	(253)
斯诺对毛泽东夹住飞蛾的联想	(256)
延安聚集着一群男女“老外”	(260)
海伦把42年前的信交给邓小平	(263)
第九章 蒋介石举棋不定	(267)
蒋介石密友张群突然对日强硬	(267)
蒋介石仰望着日耳曼人的天空	(270)
宛平城不寻常的预感	(272)
中国军人小心躲着摩擦	(274)
卢沟桥醒狮作证	(278)
蒋介石公开与秘密寻求“和平”	(283)
蒋介石“病急乱投医”	(286)
不怀好意的中间人失败了	(290)

汪精卫最终投敌·····	(293)
第十章 魂惊华清池 ·····	(297)
为御外寇,国共间已在寻找合作·····	(297)
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见如故·····	(301)
蒋介石认为和谈是因为共产党“山穷水尽”·····	(305)
延安欢呼:“蒋介石也有今日!”·····	(310)
新城大楼里尴尬的会见·····	(320)
毛泽东担心放蒋放出毛病·····	(326)
少壮派围攻周恩来·····	(330)
蒋介石将愤恨泄进回忆录·····	(332)
复仇之剑落在张、杨头上·····	(338)
第十一章 庐山谈判秘情 ·····	(341)
周恩来面对顾祝同·····	(341)
“陕西冷娃”与“湖南骡子”·····	(344)
蒋介石打出康泽这张牌·····	(348)
庐山陷入僵局·····	(352)
蒋介石感叹周恩来不能为其所用·····	(355)
第十二章 周公馆与毛窑洞的魅力 ·····	(361)
毛泽东——窑洞里的预言家·····	(361)
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	(363)
外国人眼中的红军之父·····	(366)
中共最初的“外交部”·····	(369)
周恩来的“眼睛和嘴巴”·····	(372)
中共外事组的才子才女们·····	(374)
周恩来伤中赶写《中国问题备忘录》·····	(376)

第十三章 同在抗战屋檐下	(380)
蒋介石一面守城一面媾和	(380)
周恩来屈居中将副部长	(383)
周恩来苦劝郭沫若	(386)
张国焘投入蒋介石怀抱	(389)
周恩来把“建议”带给李宗仁	(393)
谣言说“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	(397)
第十四章 抗战功罪录	(401)
穿行在炮火间	(401)
蒋介石的水蜜桃和火腿罐头	(404)
张治中遭蒋训斥,摔了电话	(406)
蒋介石坚决不用女话务员	(409)
收拾韩复榘	(412)
“大元帅的袖珍本”	(416)
远航日本投纸弹	(419)
“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	(422)
侍从室琐事	(425)
陈诚——“陈腔滥调”“诚者斯言”	(429)
第十五章 周恩来东南行	(433)
搭车的白崇禧	(433)
长沙大火,蒋介石政策的替罪羊	(438)
蒋介石欲变“合作”为“合并”	(441)
特务盯梢周恩来	(445)
与蒋介石同游南岳	(452)
反摩擦的一把尺	(454)

第十六章 平静如此短暂	(459)
圣诞之宴,蒋介石不悦	(459)
血写一段历史	(462)
张冲急得要下跪	(465)
“霸王次长”	(470)
蒋方仍在踢皮球	(474)
张治中个人意见	(477)
微醉中的对峙	(479)
又一杯别有用意的酒	(481)
第十七章 黄土地不拒绝握手	(486)
周恩来认为事态严重	(486)
蒋介石亦喜亦忧	(490)
罗斯福特使居里访华	(492)
周恩来希望美国人士去延安	(494)
毛泽东请苏军官尝颗红辣椒	(498)
同情中共的美国“约翰”们	(501)
中共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	(505)

第一章 周恩来果断下令

张国焘陷入孤立

张国焘是30日早晨赶到南昌的。他一出火车站，就被关向应、恽代英接到了系马桩。

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朱德、刘伯承、林伯渠、周逸群等中共要人都已坐在会议室里等候。早晨的天气还算凉快，但多数人还是习惯地摇着蒲扇，喝着茶，想着事情。张国焘进来时，大家也是习惯地起立，将他让到正座上。张国焘偏胖的身材一赶路免不了满身汗，他用递过来的毛巾胡乱擦了一把，便招呼开会吧。

周恩来问候几句，便请张国焘先说。张国焘就说起26日会议的情况：“除了恩来同志，我们几个常委在法租界开会，主要谈的就是南昌暴动一事。”

与会者都静心地听着。张国焘继续说道：“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明那兹同志已经到达武汉，我们谈论暴动事宜之后，由他向共产国际请示，国际已经回电，大意是要我们停止冒险，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道干，打回广东，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

摇扇子的不再摇了，喝水的也放下茶杯，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显出不解。向来心急的李立三用扇子拍着大腿，不敢相信，用几乎是叫嚷的语调说道：“什么都准备好了，哈哈，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讨论什么？”

与李立三正好相反，叶挺向来不好多言，他的脑子里还在转着张发奎的事，他还是希望：“能与张发奎分化推迟一点也好，要是能与他一起干……”

谭平山不同意：“要是我们军中的同志都这样犹豫，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白干了吗？这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吗？”

周恩来端坐着，听着几个人的争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还是干！”

张国焘找不到支持者，便没了底气，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刚到，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主要听你们的。不过国际的电报可是说，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还是不要干的好。加伦的意见也是推迟一点……”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震得桌上的茶杯咣当直响，他忽地站起来，怒目圆睁，冲着张国焘号吼起来：“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他说着，真的推开椅子要往外走。他的胸脯一起一伏，好像仍有发泄不出来的愤怒，整个人都在感情的浪涛里颠簸着。

张国焘不服气，喃喃道：“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你怎能不参加特别委员会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们可以叫一个同志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再图计议嘛。”

不知谁冲着张国焘高嚷一声：“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

张国焘有点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况吗！如果条件成熟，应当干，我怎么会不赞成干呢，问题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见再无人冲他嚷，口气又硬了起来：“你们说准备好了，宣言呢？计划呢？总指挥是谁？”

邓中夏说：“这些都准备好了。总指挥是贺龙。”

“贺龙？”张国焘打鼻子里哼了一声：“他能当总指挥？他是土匪出身，难道你们都不知道？”

谭平山忍不住了，指头快要点到了张国焘的鼻子：“胡说！你才是土匪！”

谭平山气得坐下来直喘气，周逸群接过他的话说：“贺龙的情况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队伍之后也是仗义疏财，并不扰民。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产党的，已经多次提出入党，只是我们没有发展而已。”

张国焘打断周逸群的话：“现在不要谈他人党不入党的事，既然不是共产党员，叫他负责暴动不可思议！”

同时担任二十军总参议的恽代英极力反对张国焘对贺龙的这种看法。他非常肯定地哼了两声：“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暴动的总指挥就是贺龙，非他莫属！”

得不到支持的张国焘急红了脸：“为什么就不能重新讨论呢？你这种一口咬定的做法没人服气嘛！”

“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没有必要等你来了再讨论。”恽代英奇怪地笑了一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干净重又戴上。“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恽代英并不看张国焘，但话却是冲他说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使张国焘大惑不解。他知道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讲礼貌的人，对人从无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对他也一直友善。可这次竟动怒得如同一头豹子。张国焘颓丧地坐回椅子，呼呼吐气，忽又醒过神来：他隐约记得会议开始时叶挺好像赞成他的观点，便怀着一线希望，转向叶挺：“你不是也认为暴动不易成功吗？你说说看。”

叶挺是有过和张发奎一同回广东的想法，那样隐藏在第四军中的共产党人不至遭到暗算。另外，他和贺龙在性格和经历上都不相同，相处起来不很融洽。但他听完大家的发言，立即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

谭平山早就坐不住了，见张国焘四处求援，喋喋不休，一拍桌子，大骂道：“你他妈混蛋！你要是再指手画脚，看我……”谭平山真要动手

了。

李立三也帮着谭平山：“还讨论什么？暴动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我们还坐以待毙！”

这句话也把张国焘吓了一跳：“啊，有什么人知道吗？”

“近百人呢。”李立三压住火气说，“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都易使人觉察。”

张国焘已无退路，摊手摊脚的，眼瞅着地面：“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休会时，谭平山悄悄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个家伙靠不住，把他绑起来算啦。”

周恩来做了个制止的手势：“他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再做做工作吧。”

张发奎也盯着南昌

到了第二天上午，与会者接着再议。开会前，受到抵制的张国焘仍存一念，试图以个别谈话，来改变决定。他第一个找大炮一样的李立三，心想他的“炮口”一转，会把别人也轰转向。可是不论张国焘怎样磨破嘴皮，李立三还是李立三，立场没有丝毫改变。他的语气总是环绕“来不及阻止了，也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不能停止暴动。

张国焘感到自己是那样精疲力竭而又孤立无援，他的内心便情不自禁地渴望安宁。然而他决不肯放下自己的立场，于是他又不安躁动起来。

张国焘又提起昨天的话题：“贺龙领导不合适，应该换成我们自己人。”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李立三不得不耐着性子，“贺龙现在是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

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周恩来也补充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张国焘还在啰嗦：“把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李立三钱了他一句：“昨天我不是已经说了吗，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太多，夜长梦多，这是很要命的事！”

“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了。”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获知暴动机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以及贺龙部的重要将领。秘密已经无法保持或者掩盖，甚至有些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

这时传来张发奎要来南昌的消息，不但张发奎来，汪精卫也要来，而且孙科也来。他们一来，暴动便不可收拾，所以一切都再无讨论的必要，只有三个字：立即干！当时决定修改一下暴动宣言。谭平山对张国焘说：“今天午后就要，你快点。”

张国焘还是四平八稳：“要今晚才能弄好。”

谭平山瞪了他一眼：“要是这样就不必修改了！”

“不不，还是大家斟酌一下，我来改。”

谭平山把原稿往桌上一掷，怒指张国焘：“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

“这是什么话？”张国焘面红耳赤：“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周恩来保持着 he 以往的冷静：“回头还是我来改吧。现在着重研究一下对待张发奎的态度，以及暴动的确切日期。”

张国焘还是老话：“张发奎不是蒋介石，而且有实力，还是与他保持表面上的友好态度，打电报给他，派人和他办点外交，取得他的支持，这样不是可以救出那些还没到达南昌的张部中我们的同志吗？”

周恩来答道：“张发奎受汪精卫影响很深，根本不会同意我党的暴动计划。我们党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不能依靠军阀张发奎。”

暴动日期开始定在 31 日晚、张发奎到来之前。

后经周恩来与叶挺、贺龙等军事领导人商量，起义时间改在 8 月 1

日凌晨4时。

这时，张发奎还在庐山静坐，有时也与同僚推推牌九，品茗赏景。层层细雾时常隔断他瞭望山下的视线，却隔不断他打探共产党行踪的耳目。他与汪精卫携手反共已成定局；限令叶、贺撤回九江的十二道金牌已发；缉捕共产党分子的手令已经下达；在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也已公开化，夺取叶、贺兵权亦不过指日可待、找个机会而已；那么，还有什么不如意，或者说还有什么疏漏不成？

他在屋里溜达着，背着手抽烟。汪精卫就在不远的小楼里，他决定立即去找他。一掀门帘，屋里都是人，甚至包括他手下的人，他顿时不悦起来。看到长官那刀一样的目光，识相的部下立即告退，这时张发奎脸上才露出笑容，或者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

“诸位！”张发奎蓦地提高了嗓门，“如果我们还坐在这里等候叶、贺前来受降的话，那我们就跟山下那些拱竹笋的猪一样笨！我的话你们信不信？”

在座的人包括汪精卫都摸不着头脑，大家面面相觑，每个人仿佛都在期待别人回答，突然，大家似乎像接到什么号令似的一齐把视线转移到汪精卫身上。

情急中的汪精卫倒是猜中了张发奎的心思：“你是说共产党可能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应有所防范？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没等张发奎回答，众人都嚷了起来。

张发奎卖完了关子，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坐下悠闲地吸烟，让人再次难以捉摸。待众人都盯着他一人时，他才说开：“我今天一大早就给他们(叶、贺)打了电报，邀他们上山开军事会议，他们不敢来呀。限他们立即将部队开回九江去，以便东征，仍然没有动静。这就是说他们铁了心要作乱。我现在再给他们打一份电报，就说我8月1日到南昌，看他们再做何推辞！如胆敢违抗军令，我就地采取制裁，也算是仁至义尽。”

军事上仰仗张发奎的汪精卫几天不出门，面色有些苍白，目光游移，沉默了半晌，大热天甚至打了个寒噤：“想不到共产党和我们玩起刀枪，一切有劳张老总了！”

7月30日,夜,无人入睡

7月底8月初,是南昌这个大火炉“炉火正旺”的时候,尤其到了下午二三点,没有一丝风,连柳叶也打蔫,人们无论干什么,手里都要摇摇扇子。正在这时,贺龙向所属部队发出紧急通知:当日(30日)下午两点,团长以上军官到军部开重要会议。

军部驻在省政府附近的中华圣公会(现在的星火路小学)里。团长和师长们都怀着好奇鱼贯而入。看见贺军长正摇着大蒲扇和先进门的人随便地闲聊着,不时迸发出一阵大笑,人们的好奇心更重了。他们都知道,贺龙的脾气是越有大事越是谈天说地,笑声震天,要是闲着他反而郁郁不乐。值日官报告说人已到齐。

“开会,开会!”贺龙笑着招呼大家,师团军官便围着贺龙,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四周。时间正是下午两时正。

“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贺龙敛起笑容,随手将手里的大蒲扇一扔,按着桌面站起来:“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

说到这里,贺龙停顿一下,目光严峻地扫视着到会的人。屋里静静的,吸烟的早悄悄地把烟头掐灭了,摇扇子的也停住了手,一个个定睛地望着军长。贺龙把声音压低了说:“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干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贺龙点烟的间隙,会场里小声议论起来,不住地交头接耳。贺龙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听听下面的议论。不知谁带头说了一声:“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

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心里没有底,这声音不大,似乎一个文弱书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可这一声激起千层浪,会场顿时一呼百应:“军长,我们听你的,你快说怎么行动吧!”更有激烈的:“不愿意干的滚蛋!

不愿意干的先解除他的武装!”

贺龙心里有了底：“好，从今以后我们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现在，我们来把暴动的计划研究一下。”

贺龙宣布了起义计划，让大家知道，参加起义的除了二十军外，还有叶挺的二十四师，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还有第十师、第二十五师等。二十军的任务是解决省政府、朱培德的第三军军部和所属的一部分部队。起义军的兵力在南昌城里占绝对优势，只是要快，不能等敌人增援赶到。

师团长们听着贺龙的布置，更关心的还是自己分到的任务，有的还往小本子上记些什么。眼看一二师的任务都分配完了，还没有提到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沉不住气了，正想说话，贺龙已点到了第三师的第六团：“驻大校场营房的七十九团，由六团负责解决，傅团长，你们怎么样？”

“好。”坐在侯镜如身旁的傅维钰连忙回答。侯镜如心想傅维钰这么年轻，六团又是新组建的，一色的新兵，从未经过实战，而要打的七十九团又是敌人的主力团，如果搞不好，会影响到整个起义计划。想到这里，侯镜如再也顾不得戴“抢功”的帽子，站起来就说：

“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教导团行吗？”

贺龙很欣赏侯团长这种请缨的劲头，眯眼看着侯镜如：“有把握吗？”

贺龙要的不仅是勇气；
还有底气。

“有！”

侯镜如太了解他的教导队了。教导队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原二十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就是由侯镜如从武汉保安总队带过来的学兵队队员，这都是些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除这两部分以外的学生则大部分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马日事变”后湖南湖北各地逃往汉口的党团员农运骨干，这些人政治觉悟高，进军以来情绪一直很旺盛。这些情况贺龙当然也了解。

“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要注意，一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下

子收拾掉他们。”贺龙看了傅团长一眼，又对侯、傅二人说：“六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

他俩立即坐下来，各给本团写了一个命令：立即准备换防。命令经过军部参谋的手，分头发了下去。

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开始由军参谋处人员讲解一些细节规定。行动时间：明晨一点钟（有改变）；行动信号：三声枪响；识别符号：左臂缠白手巾；口令：河山统一。最后还讲了夜间行动的注意事项，各部队区域的配合等。一切行动都规定得既明确又详尽。“高参”刘伯承是这方面的能手。

开完了会，当天下午，部队就开始换防。教导队转移到了六团原来的驻地大校场营房。进营房之前，全团两千多人黑压压地坐在大校场操场上，一个个怀里紧抱着枪，此起彼伏地唱着歌，尽管他们还不太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但年轻战士不喜欢平静。他们希望发生“大事”、“险事”、“翻天覆地的事”，而自己又在漩涡之中，因而个个情绪高涨。

侯镜如自己也不平静。为了保守秘密，他暗压着那股涌动在心的激潮，走到队伍前面，简单讲了换防后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来。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可不要给全团丢脸。”他把各总队的营房地区分了一下，第一总队驻在营房外面西北面城墙的一个庙里，因为一总队战斗力比较强，从那个庙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军营房的正面。其他三个总队全部住进营房。这营房在七十九团营房的北边，与七十九团的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达敌军的住室。这些，都是在军部会议上和傅团长商量好了的。

各总队的大队长领受了任务，就将部队往营房里带。侯镜如和另一名共产党员的参谋长周邦采，就带领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七十九团的肖团长。这个看似很平常的礼节性访问，是教导团整个战斗计划的重要部分。

肖团长外号肖胡子，是朱培德的嫡系军官。四十多岁，胖胖的，走路来一摇一晃，蓄着老长的一把络腮胡子。二十军的声威他早已有

耳闻,所以与教导团的头头一见面,便抱拳相赞:“哎呀,你们都这么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

这话倒也不假。教导团的总队长们大部是黄埔一期的,有两个是党员,都不过二十出头,再加一身利索的穿戴: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比他们这些老军阀自然精神百倍。不过侯团长多了个心眼,还是故意恭维了他几句:“我们是晚辈,哪有朱团长见多识广,带兵有方。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防的机会,特地前来讨教讨教!”

肖团长一听这话,蛤蟆嘴乐得合不拢:“好说好说,有什么尽管问!”

侯团长就势问起这个团的情况,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要求他带着到营房里外参观一下。

肖胡子被人一吹,早已云里雾里不知东南西北,满口答应,一边领着人参观,一边口无遮拦地吹了起来,人员、装备、火器配置,一点不拉,兜了个底朝天,连每个士兵腰里别了多少子弹都数给教导团的头头看;教导团的人员心里直发笑:这不是为自己准备掘墓人吗?

但谁也不敢笑。

肖胡子还嫌不过瘾,又领着教导团的人在营房内外来回转,以示亲近。这是一幢很大的青砖瓦房,他们全团都驻在这幢房子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矮墙围着,墙外是一道一人多深的干沟。营房北部,就是教导团驻的那幢营房,两个营房的门都冲西边的大校场开,中间只隔一道矮墙。到时候只要越过墙头,冲进房门,敌人便是瓮中之鳖了。

走到围墙边,侯镜如看到墙有几处坍塌,忽然心里一动,忙装着关心地问:“肖团长,这些地方豁着,会不会跑兵?”

肖胡子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理着胡子说:“不要紧,晚上有警戒。”

教导团的头头们会心地相视一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辞别肖胡子。走出敌营大门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已经暗暗拟成。

同一天的下午两时左右,四十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冒着酷暑,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眉宇间却透出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